



山陽遺稿文

五

和 16
1390
子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一
漢詩文
第 461 號
第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和16
1990
卷



山陽遺稿卷之九

序

近世叢語序

余嘗謂士氣與世運相隨。自慶長施於正德，於天明其運可謂盛矣。士生其間，雖粹駁不同，要自磊落奇偉，言語文章各具一家風骨。爾來人物皆能自修飾，無非君子人。為文詞綿密，罕見疵瑕，而終不免於輕薄猥瑣。譬若方剛之夫，雖有病癖，不害為強壯；病祛體和，而衰候見焉。憂世者，不當畱心邪。士之氣概議論，如無關係於世，而有大大不然。

賴襄 子成著



者是可與知者道。角田九華之著近世叢語，有見於此哉。蓋倣體劉氏世說，而意自有在焉。特依其目而部分之云爾。然昔時士多可入此目者，今則不然已。昌黎曰：李杜文章在，光燄万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視反微茫。山谷題大蘇像曰：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可惜今蚤世。蠢蠢猶誚短人氣，今之士較其爲人於前輩，光茫氣魄孰大孰小，不惟文章也，乃動嗤誚之，以賣己名聲，聞嗤笑焉而短其氣者，亦無有焉。非九華之夜夢晝視，隨而筆之書，其不終墮微茫者，幾希。嗚呼，余亦蠢蠢群兒中之一耳，然猶知舉頭望之，及讀

此編，前輩氣貌風旨，躍躍欲出，足以起懦敦薄，使我忘生其後，意他人讀者，亦皆然爾。九華所爲，益於世道如此，於其請序，烏得不慨然言哉。

全章破碑筆有俗氣不似他文

其詩教書詩不勝枚舉
其卦意卦人愈多亦皆不實其本意或疑於山巖或疑於
其辭而實非其意也

經典穀名考序

穀之有五種也，猶人之有五倫也。古謂之父者，今亦謂之
父，彼謂之子者，此亦謂之子，就其名，設其教，無往不可行。
穀之有名，何獨不然，而古所謂黍，非今所謂黍也。彼所謂
稷，非此所謂稷也。夫以不可一日無者，其見於六籍焉，不
可通於我之今日，則經典亦無用之物耳，而可置而不考
乎。山田太古之不能已於穀名之攷，其以此歟。蓋彼堯禹
湯武之所經理，皆係西北高燥之地，而晉梁以還，治本草
學者所見，畫於東南一隅，詩書所敘，空與齟齬，而唐宋箋
疏，左支右吾，是穀名所以不明，而不容不考者矣。至我邦

古稱瑞穗之國，不唯稻粱之美於萬國也。七道地勢皆併水陸，五穀皆宜。先王爲政，每重民食，參取漢法，課種諸品。帝則千載澤淪海宇，雖中或經亂離，而未至如彼之分裂。甚且久也，則驗今之實，以視古之名，不當有甚不明者。不明者，不考之罪也。太古居信濃萬山中，家世力穡，時還讀書，非求名於世者，其懃懃於此，誠有不能已也。蓋其所往復論難，雖大都宿儒，莫之能定也。於是博搜沈思，以著一家言，辨異同，正謬誤，皆鑿鑿有據云。自考證之學興，世之四體不勤，明經自許者，雖對訓詁，較較禮文，以萬里外，千百年前，痛痒不相關之事，而爭其銖兩毫釐，刊而行之，竟銜博洽，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非不盛也。而紅腐不可食，未有如此考之切於今，而補乎古，彼此竝可用者也。太古今茲詣伊勢太廟，迂路入京，贖此示余，余常謂大丈夫不能爲天下不可無此之人，猶當著天下不可無此之書，今於此著乎見之，烏得不樂而序之也。

曾茶山先生居家孝弟為吏以廉能稱因兄開與秦檜爭
廢退居上饒七年若將終身檜死復起終始不可和議立
朝有本末進退不苟是其人使不能詩固已可傳其詩承
山谷啓放翁人人所知然非黃非陸曾自成其為會所以
亦可傳但家數有小大耳故翁嘗答其贈詩有曰詩如古
鼎篆可愛不可摹是黃亦能者也曰快讀醒人意垢癢逢
爬梳是陸亦能者也至曰細讀味益長多較出膏腴則茶
山所獨矣黃有意反失焉陸不暇為焉蓋其為人狷介不
譁世近名故其言簡老覈實可咀嚙劉安世在元祐黨藉

新刻曾茶山詩集序

曾茶山先生居家孝弟為吏以廉能稱因兄開與秦檜爭
廢退居上饒七年若將終身檜死復起終始不可和議立
朝有本末進退不苟是其人使不能詩固已可傳其詩承
山谷啓放翁人人所知然非黃非陸曾自成其為會所以
亦可傳但家數有小大耳故翁嘗答其贈詩有曰詩如古
鼎篆可愛不可摹是黃亦能者也曰快讀醒人意垢癢逢
爬梳是陸亦能者也至曰細讀味益長多較出膏腴則茶
山所獨矣黃有意反失焉陸不暇為焉蓋其為人狷介不
譁世近名故其言簡老覈實可咀嚙劉安世在元祐黨藉

仕者不敢闖其門而獨日從之遊從胡安國傳程氏學其後時相倡程學人或矯託干進而顧自晦遠引則其詩亦不肖依人籬藩苟求入時可知也其言於高宗謂士氣久不振一朝欲起之矯枉者必過直願優容之其諫通和則謂此事無小益有大害今當務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前傳檄奴罵金人何詞可復和耶皆不激不煩使人主領解所謂細讀味益長者其詩亦如此其謚曰清爲人無愧焉爲詩又無愧焉黃視此近硬僻陸則近浮囂竝如有遜色陸力能展拓曾顧不能如其清其人然焉爾果能如其清則必不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後之讀二家詩者當以此觀之

浪華有謀梓茶山集者以世方喜宋詩最喜陸陸淵源於此爾余因其請序言茶山非苟同狗物者欲學其詩當先學其人也

是亦賴父之未至者

此集余因其詩... 山陽先生遺稿卷十... 詩集序... 坡翁題林和靖詩卷言詩如東... 蘇諸鉅公然不至如東... 自知也使其生南渡以後... 與不寒在於人非專由氣... 天地闊其得一策則云春... 花器量褊淺如此詩之寒... 坐此焉爾和靖臨終猶喜... 無

新刻林和靖詩集序

坡翁題林和靖詩卷言詩如東
蘇諸鉅公然不至如東
自知也使其生南渡以後
與不寒在於人非專由氣
天地闊其得一策則云春
花器量褊淺如此詩之寒
坐此焉爾和靖臨終猶喜
無

封禪書其遯世無悶外枯內腴曷怪出語之不寒哉昭代
之運不減北宋而作詩者每病脆薄寒酸豈其人皆東塾
之屬而乏西湖之流邪客謂余曰西湖處士乃有梅花三
百本之產今日詩人寧有之乎是詩所以不免於寒爾余
笑曰子亦東塾之屬歟設使今世有和靖其人則餐秋菊
飲寒泉亦可以發擊壤之詠何至爲彼寒乞聲哉備前山
內白夢家藏和靖集府學舊有一本遂校正鼎鐫索余作
序書此語返之白夢家又有俸祿非吾儕比其詩才藻瞻
敏固無患於寒此舉蓋欲醫世詩之病也

孫子管闕序

漢言兵者五十三家可謂夥矣及至後世又紛紛雜出而
定其論以立於武學者唯七書然韜略已屬僞撰真者獨
孫吳尉繚如李靖問對重說孫吳者總之不如十三篇之
平實明切而其味無窮其機不測譬猶儒家之有論語道
家之有老子佛家之有遺教經而醫家之有張氏古今注
疏甲是乙非其能得古人心不可必也可必者各有得
於己之心而已苟有得於己之心隨其淺深皆可施於用
儒之從政醫之治疾皆然况兵萬衆死生存亡之所係非
得於心而決於事饒使能不謬古人之旨抑何益哉廣瀨

藩森山君少講兵學至老不倦嘗取此書推究諸注雜以其師說名曰管闕蓋亦自謙以爲有得於己而不盡觀其全也君謬聞余雖書生頗知兵也遠寄示求序吾聞君嘗學武田家言矣信玄氏有旗書孫子其疾如風其餘如林其將馬場信房嘗從容進問曰風者倏起倏止者也苟止焉君將何爲信玄曰止焉則吾以麾下承之夫信玄未必得孫子立言之心也然有得於信玄之心者施之實用而有餘可知也今君之解亦如此歟夫甲斐君臣生長戰國侵取尺寸爲務其日講究兵機不足怪也如君享祿於太平無事之日不謀娛目前而警戒無虞如此此世俗之所

笑以爲迂而余所深嘉也所以不辭而書

續八大家讀本序

余嘗私修國史，至豐臣氏事，蓋有投筆而歎者。豐臣公之出師海外也，或說宜以能漢文者從，公笑曰：惡用漢文爲？吾直將使彼用我文耳。嗚呼！此言也，可以警文士之陋矣。今季德此編，亦得非豐公所笑耶？且季德仕係武籍，不以長槍大劍効力國家，而顧費精於此區區者，何乎？夫我自_二有文，無須於彼，猶我自_二有穀帛，無須於彼，須於彼者，止於藥物，其它襍貨，有無益，無無損，至如書籍，纍纍而來，布滿海內者，亦舍經史，槩屬無益之尤者，爲文章家言，則沈氏八家之選，既已無用於我，而又在我附益之乎？吾反復考

之而後知其有不然也。季德生際右文之世，固將隨時淬厲，自圖報効，奚擇於文武？且文武之相須久矣，假使豐公之時，得武弁解文如季德者，充其採用，言聽謀從，則必不與此黷武之師，卽興亦能得彼之要領，而施我機空，不至如當日之失乎？肩釐禍結不解，必也。夫我非無文也，而終不及彼，資於彼，用於我，何爲不可？苟以我所自有爲足乎？雖所謂藥物，不必須彼之參芪硝黃，參耆硝黃之必須於彼，可以知文亦必須於彼也。要以其辨是非，別利害，言之簡明，傳之不謬者，漢文之用，寧可廢哉？夫文莫善於漢，漢人善用之，而八家其最善者也。譬之金鐵刀劍，彼同有之。

而不及我之利用之，亦不及我之妙，而我擊刺趨捷，人人皆然，然必有專門傳法焉者。彼其辨是非，別利害，歷代所記載，皆有可觀，而必以八家爲法，亦猶此爾。蓋選於八家者，沈氏最晚，出稱精當。季德又折衷宋元明清諸選，以補其不足，合此二者，而後其法大備。猶學劍者，歷試各家，考較衆論，斷長補短，定爲一譜，就焉而熟習，其於防已制敵，不復他求也。抑其起伏開闔，頓挫撇脫諸法，文與劍同。劍有此法，而期於防已制敵而已；文有此法，而期於辨是非，別利害而已。拘乎其法，而失其所以爲法，則季德之舉，終爲無用矣。故余於其索序，言之以警讀者，勿使後之英雄。

如豐公其人者唾棄此書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拙堂文話序

余嘗謂國朝文運兩開每開輒有或敗之寧樂平安之盛
文在公卿而敗於唐初駢體骯髒不振至今江門之致治
文在士庶而敗於明清開俗流之文非剽襲則鄙俚雖有
名儒大家或所習不專專者乃不免浸染焉是無佗不詳
其源流與體裁驟喜於新艷擇而取其每下者是以曠曠
如此拙堂此著有見於此歟拙堂喜作文年力方壯敘事
論事皆能行其胸臆而合於古格法吾嘗評之謂清雄奔
放作我輩語者近寄所著曰文話者示我序之有容見而
問曰詩之有話久矣文亦須於話歟余曰然詩句有度字

有儷填而屬之。雖其體古者，稍肆云爾。則其法不必待言而可見。文則不然。若彼駢體與俗流，或有類詩者，非我所謂文。我所謂文，奔馳錯落，自行胸臆，如拙堂所爲者耳。故詩如習禮文如講兵，習禮者綿繆占位，鵠立鵷列，進退翼如，如此而已。至於兵，其陣隅落句連曲折相當，及戰奇正相生，如環無端，紛紜渾沌，鬪亂而不可亂，夫不可亂者，非人人所能見，必待指而論之。知兵之不可不論，則知文之不可不誥矣。曰：古有讀父書善談兵而敗者，誥文得母類此乎？曰：彼不知兵之難而易言之，是未能用兵而徒談兵者也。能用又能談，使不能用者亦辨其長短得失所在，拙

堂之文誥是已。昔有老邊將，折徒談者曰：諸人以舌擊賊，吾獨以手擊賊。余雖駑拙於此事，亦頗所更歷，故知拙堂非徒騰之口舌而已也。旣以荅於客，併書返之。

此處有十餘行極淡的墨迹，似為後人補寫或影印時遺留的，內容難以辨認。

如亭遺稿序

如亭山人死，美濃梁伯兔輯其遺詩，以續前編。前編半係其在東時詩，而此則全然出關後作矣。以余與山人周旋京畿日久也，來質徵序焉。余諾而未果也。昨得江戶河孔陽書，寄乃翁集刻新成者，閱之多與山人唱和者。山人與河翁及窪天民池無絃，所謂同功一體人。山人死先河翁，而其集未出，豈以其客死無後耶？是吾輩罪也。乃取遺稿挑燈讀之，山人聲容躍躍欲出，因憶八年前河翁歸自長碕，余邂逅之，備後翁問余如山人何在，余悉說其飄泊屢空狀，翁愴然有招之東歸之意，已而山人入江戶，復不安。

於東歷越信而再入平安卸擔東郊一廢寺余得報時大雪與其畫友紀伯舉蹋屐往訪折竹遮路纔而得入掬雪煮茶歡如平生山人行李蕭然曰吾以窮臘經萬山中而來囊橐一空將更適備中就所知既歸可以與諸君共遊已其歲余亦西遊肥薩經二年而歸則山人死矣伯舉說其臨終困蹙尤甚鬻其筆研書帙纔能葬之嗚呼使山人少折節飾行則安座軟輿美衣食好妻妾其所嗜好無不可致何必至蹙蹙霜雪賣字爲活窮死客土哉雖然其所以爲山人也夫河翁諸人皆據上游交通王侯聲華意氣足傾一時而山人以一落魄羈人與之齊名可以見其

才氣矣明謝茂秦以山人馳騁諸名士間而不爲李于鱗所容至與絕交河翁憐才非于鱗比而山人之才雖謂茂秦亞可也然茂秦遭遇趙王又得其姬人以娛老山人之福比茂秦更薄亦可哀矣山人弃官削髮隻影千里如雲水僧而服必時樣風流自喜如游冶少年喜罵座食時新不論錢如俠客而飲不任蕉葉几研整齊性短視錄詩必用小楷如謹敕書生故集中所載意態各備皆非虛構山人於詩論法極密自稱下字不苟然其中自有一種疎放俊逸之氣如其爲人是乃其佳處爲餘子之或不及者而山人蓋不自知也其書字秀媚罕匹溢爲墨戲亦有可觀

有素也抑洞春公興國實自我藝余少小習識其霸迹矣而士謙亦家世貫藝則其與余交非無宿因也聞其先世自公之時每為暫御尼子氏之就擒也實受託監護為其所親信可知也使士謙生當其時今日所以操觚者將執戈持戟之不暇安能與吾輩相對終日為咿嘵聲哉官而有漫吟之暇亦太平之澤也雖然吾嘗竊得誦洞春公之國詩雖鞍馬倥偬之際猶有工妙之詠文教之源已見於此夫五字七字與三十一言何辨則士謙今日詩之渾雅精緻亦不足言已於其請序題此返之

梁星西征詩序

鎮西之山遠而望之數點如在天外而往而就焉則隔絕之者赤馬關一衣帶水而已嗚呼是即可以喻伯兔詩矣伯兔詩神遠韻高迥別凡境而言人人所意非必遠於人所爭在尺寸間人自不能學耳然非用功專得力淡不能造焉而久焉吾觀海內以詩自名者多矣或儼然自喜面目鄙近否則粗嶮硬率不足入人心脾能除此二病者獨伯兔伯兔清羸嗜詩如命其婦亦解吟夫妻相攜囊書橐筆徧遊西南山水適意輒留滯獲古人一集可意者輒枕藉之婦報餐添衣不顧及其自為諳古之步趨會以已神

理。咿嘸終夕，不輒下筆。雖險題難韻，出以平穩，愈鍊愈平。期於雋永，非淺躁噉名者所能辨。所以能異時調也。伯兔少與關左名彥周旋，又歷抵西州諸耆宿，終至與清客相唱和。其眼閱心試者幾人，顧以余爲可相質證者也。近收拾西遊所作，請評而序之。余篝燈夜讀，每逢會心，戛筆稱妙。妻兒睡者皆起，蓋余所欲言而未言者，伯兔盡之矣。余亦曾西經豐筑，涉二肥薩，偶觀諸奇秀境，比伯兔較闊且多。然念親思家，多所牽掣，不能悉領其勝。視之伯兔，挈家而行，徜徉畱止者，有閒矣。猶余之攻詩，不如伯兔之專且淡久也。特愈夫，足未踰赤馬關者耳。所以伯兔請而余不

拒焉。 卷之六 畢

山陽遺稿卷之九 畢

山陽遺稿卷之十 亦墨而師其墨即器用之余畏以紙紙
 對續米菴墨談序 不亦其德其墨賴襄 子成著
 嗚呼墨豈易談哉米菴之談乎墨何其津津也夫古今唯
 此墨也其濡諸筆而落諸紙也人人皆然而能焉者屢屢
 屈指何哉蓋用墨有法而法不縛墨盡筆之力透紙之背
 而不詭於古是之為能耳方頡之視乎鳥迹未有墨也六
 籍皆竹簡漆書亦未有墨也 有墨而還能否形焉李之象
 蔡之隸張之草鍾王褚顏之楷與行狎然後墨之態極矣

至於蘇米專以墨成字山谷謂東坡用墨太豐不其然乎趙與董則自謂復古墨法而墨之嬌媚滋甚總之皆能焉者也能者之難遘如此其墨不可常觀於是刻之石而搨之則黑白易位後之學者安從而索其墨哉明清人之筆未必盡能也而其墨爲可觀矣凡此墨之過海而東有佳有惡有真有贗有可法有不足取墨豈易談哉是米庵所以搜羅拮据一再而不已也歟而旁及几研瓶滴亦墨之浸淫者焉爾夫米庵之墨已揮之腕矣而又騰之口兩相證左縱橫淋漓乃能不負於此墨不然則長睿彥遠之輩喋喋者何限槩口有墨而腕無墨將焉用之余是以推服

米庵也而米庵寄紙使余一言焉余口與腕皆無墨者捫腹索之不得一點安能塞其意雖然於歷代能者之跡頗嘗覽觀是其眼則猶有墨也於是乎言時文政丁亥仲冬十四日寒甚墨凍呵而纔書

之則其自易... 未必盡能... 有思... 亦... 嘗... 則... 米...

徵求招月亭詩集序

昔人稱陶靖節荆軻詩義概畢露知古隱者皆有氣性人
余謂陶集多詠史者不獨此詩蓋其人實故讀書作詩皆
於實處注心毋論平生所吟咏每敘日用常行余所最欽
者其躬耕詩謂人世衣食不可不營與佗詩人喜為放曠
語而頹鄙無恥者大異亦可見其實矣所以能於六朝金
粉外別開一門後之人無其性情而襲其面目雖五言爾
雅輒託於桑麻田園而相去日遠矣如吾小野泉藏則不
然泉藏備中長尾村人雖家匪貧而勤於治生務睦親族
所居背秦水一派臨流築室多貯書暇則讀焉飲酒作詩

然未嘗以誦吟廢事。詩皆家人婦子鄰里鄉黨閒事。不事虛構。咀嚼有味。而詠史者十三四焉。時有卓見。蓋所讀書最好。史其姪伯本亦同好對門。居常同醉同吟也。余每省鄉輒出其家。契合最淡。爲人氣貌不揚。低眉曲拳。及酒酣耳熱。談古今英雄忠孝節義事。議論奮發。聲可撼壁。而時以詩言之。今人捨命作詩者。嘲哂風月。鏤刻花木。蟲魚重疊。無益唱酬。一有涉倫理治亂。則視爲非詩。其人與學皆不實。無怪其詩如此。己泉藏盡反之。雖非業詩者。其詩可以風世矣。余故勸整理其集。而行於世。泉藏學師西山拙齋先生。而詩學於管茶山翁。又問及於余。今兩翁皆逝矣。

余不可不以序之。賴襄曰。泉藏詩陶之流亞也。無意學焉。而合焉者。非謂其詩也。謂其學也。非謂其學也。謂其人也。

而合於古者之制也。然則其書之體裁，固已與當時之制不同。而合於古者之制也。然則其書之體裁，固已與當時之制不同。

紀元略序

宋執祖因古鏡背有與當時紀年同者，訪之竇儀，知爲偽蜀之號。然後歎宰相宜用讀書人，蓋雖一細事，可知淹通之有益也。是羽倉君所以有紀元略之著歟。其書不獨詳和漢帝王之年，卽紫色繩聲及夫黃屋左纛自娛者，莫不罔羅編列，非博洽五車，不能約成此一冊也。余閱而有感焉。我與彼號同而治異者，可指數已。如貞觀建武，我有愧於彼者也。如大同天曆，彼愧於我者也。天平寶字之與天冊萬載，則治與號，彼我竝相似者也。至元和之混一，正德之雍熙，勝唐憲明武數等，而越王黎寧亦用元和之號，是

而此書最先出不可不先讀者丹波淡海伯龜新刊其初
編以行于今二筆以下當陸續上梓來索序於余余後學
無事贅贊前賢也獨嘉伯龜能捐貲於此有益之書序以
獎之抑余有所欲語讀者凡所貴於讀書以其以一貫
彼萬神而明之以爲已用譬若蜂造蜜舍而化之不然而
欲一一而記之不舍卷茫然者幾希矣景盧嘗在翰林一
夕草二十餘制意自多也署中老吏有及仕元祐朝者因
問之曰吾何如蘇學士吏對曰不是過也但彼不檢書耳
景盧後數舉以語人曰爾時覺容身無地夫以景盧之學
之才而自知不足所以爲景盧已後之讀此書者旣因其

博洽以資我聞見又進而知聞見之不可專恃則善學景
盧者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高江邨集鈔序
余初讀高士奇江邨消夏錄意士奇遭遇康熙縱觀祕府
圖書蓋善於賞鑒者今得其集乃知其善詩詩多應制其
涉書法画理者矜慎清貴最中冓窾非他人漫然副題者
比閒波及古器物者亦然皆可喜也已而閱其扈從戎馬
射獵之什成於親踐亦非如它人想像擬作則又可喜矣
及觀其退居江邨曲寫田園之樂與家人婦子之情則又
大可喜矣夫臺閣與山林不可并者也寶繪清閤與邊塞
風沙亦不可并者也彼長則此短自古爲然此集乃盡并
而備之雖隨其所歷抑亦可謂奇已夫與士奇同時以詩

名家者莫若王士禛朱彝尊王蜀中諸詩刻畫老杜士奇之寫塞外山川莽蒼雄傑似不多讓朱之詠古跡長律富麗森嚴云爾士奇之過趙普故里藏偶儷於流動使人不覺其排亦有過無不及他多類此者後士奇而名焉者查慎行更後焉者趙翼皆有從軍律詩視之士奇之渾老則少遜矣且士奇題是地輒覈其廢置攻守皆鑿然猶其於書畫也此亦諸家所乏然諸家各張壇站噪名一時後人從而嗟歎之而士奇寵畜禁林寡交不近名所以世不甚傳傳亦以臺閣槩視之未嘗細論爾余故鈔而玩之以示於彥根小野田舜卿舜卿亦喜之捐貲刊焉使余序其由

抑余與舜卿之所喜不獨其詩也夫士奇早達不由人薦引出入密勿前後十五六年既罷復起雖謗讒交攻終得別白說部或有載謗為實者而康熙實錄可考焉要之其人必有足以結知於英主外人不及知者猶馬周褚遂良之於唐太宗唱和詩詞鑒別圖書特餘事耳然因其詩以按其履歷推其為人之可知者雖在館閣常思抽身雖在江湖不忘報恩不以閨閣之威墮金革之志不以簪紱之榮換菽水之歡其出處進退無愧為全人矣是其詩之所以能備諸體也其詩之所以老而無衰也而其所以不以詩名家也不然吾與舜卿平昔所相勗何事而拮据於此

等邪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陽先生遺稿卷十]

管茶山翁遺稿序

管茶山翁為余父執，余少小，每見其書柬中，時有詩，輒覺其可喜，欲睹其全，而未得也。既壯，蒙其延引，往督其塾，講論，會有請刊其詩者，屬余校理，乃盡發其篋，始得縱觀之。其詩不專一體，而經六如師評者大半，翁諗余曰：癸丑北遊時所作，吾趣向略定者，宜以此為準。余領其意，妄為抉擇，余讀書處，與翁室隔水竹相對，每有評論，使童生擊卷往復，以筆代舌，如此周歲，既而余入京，刻成寄示，則盡從余所選，併雕如師及余評語，余為之悚慙，而翁遂以余為可與語者也。自是每託京商賣縑還者，寄示詩稿，歲兩

次促使評隲辭不敢曰然則吾商子詩亦應辭也余不得已細論相質及二編刻成亦併其評但所選不盡如前役耳其後寄稿如初以至沒年不絕及病中所偶作猶倩人錄送余見其格律嚴整無衰憊態意其不足慮已而聞其危篤星馳往視則無及矣檢病褥間得前所示原稿其對聯蓋手自竄改數四而成者字如蠅脰愈改愈勁挺乃先沒兩句而已近門人盡刊遺稿如其評皆係沒前所往復併刻之亦翁志云而問序於余嗚呼吾先友海內數公既漸凋落獨有翁在猶碩菓之不食而今復如此吾將誰望哉且余病羸坎軻出處兩艱因翁之憐才周旋爲拔其抑

塞乃得優游放浪以至今日恩誼深重未之能報也聞作行狀詳敘其平生如其詩世自有定論又備於評中矣今此特言其作之不苟又虛心求益前輩所爲有世不及知者而余之以後生輕揚托長者居之不疑非得己也若曰翁終身刻意以詩名家則烏乎然

下之心、如以敗船坐海、洪波逆風、不知所底、已而聞有越公者、出躬宗親之懿、任付託之密、宣其賞罰、變凶爲吉、每一令發、人之望之、如出暗夜、而覩日月也、其聽之也、如將潰之卒、得良將而聞其呵喝也、其或畏忌而謗訕之也、如狡奴黠僕之不便家宰之聰察也、七年之中、百弊盡撥、乞骸骨於方壯之年、而舍權勢於得意之日、消經世濟民之精於集古玩物之末、濟我君事、願息吾肩、政如畫一、吾建吾觀、才如茅茹、代吾輔君、以身繫安危、三十有九年、老而今終、於公就安、而天下之所爲患也、而吾鮪生、何與已關、抑自幼及強、聞公立海內、望公如在天際、忽微潛夫之一

書、蓋去今之四歲、懼其媿瀆、乃辱嘉誨、汝之紀事適繁簡、論事見兆會、後之論者云何、吾知其大笑、一言之重於九鼎、足以取信於百世、自顧孤寒、舉世所背、而何以獨得公之愛乎、抱感激之異衆、而悼報答之無期、爰遇忌辰、聊盡吾私、嗚呼哀哉、而不敢望其饗、

士無及於時者，雖多資亦不為用。曰：此其所以
味之，且食其餘，非若茶肆其主之，無以
尋出，則勝於田九之類，而若知其所以
三門，則喜觀而人，如入之不味，其味
美肉，而尚悲，然觀不自安，其自味其
氣，而之，銀春，未嘗夫也，外人為幸，而
其姓與骨，蓋之門，激之，於其外，而主
所之，為高，善其主，主之，善之，食不
味結

捕雀說

雀小黠，善畏，望食而不敢下。鴉多智，善就利，避害。鴉之所
在，雀則下之。故捕雀者，以鴉為招，繫鴉之足，環散粟而隱
網其傍。鴉俯啄粟也，群雀望視之，噴啣然。蓋相告曰：彼在
焉，我可以往也。連翼而下，百啄喧爭，而網已掩之矣。鴉呼
彼自謂智且巧，莫或敢侮予，而為食繫其手足，貪戀不能
自脫，而視之者，不以為可憫，而以為可與歸，胥溺於禍機
而兩不悟也，可不哀哉。

不攻而取以微少其利其意亦深夫其言豈不味也
而之也物也高而直者其性高力之數也
國性則取亦微少其志下以微博之矣非新美和
其意也豈不自取其意之重乎豈非其意也豈非其
事之也豈非其意也豈非其意也豈非其意也豈非其
意也豈非其意也豈非其意也豈非其意也豈非其意也

貓狗說

貓捕鼠于內、狗警盜于外、各有其職、以事主者也、然諺曰、
畜貓三歲、三日忘惠、畜狗三日、三歲不失、而人常愛貓而
疎狗、何哉、以其形體、則狗之粗、不若貓之膩也、以其聲音、
則狗之厲、不若貓之嬌也、以其性情、則狗之剛決、不若貓
之善柔便辟也、是以貓之於主人、不離其左右、出入其閨
闈、食有魚、寢有褥、而狗則寢於土、而食於餒、終歲不得望
見主人之面、認盜而吠、無賞、縱鼠而不捕、無罰、可悲也夫、

之謂儒已而今或以爲席上之珍以玩物視之而儒亦以玩物自視其名曰儒儒邪俳優邪徒藻繪其外而驗其中之通且明不如悃幅之俗士是華蠟燭耳然彼燭也特曰其華之無益於明云爾非不可燭也則是不足以比焉邪添川仲穎會津產也質厚好學善文而不銜於人吾知其爲燭不爲華蠟燭也於其歸言此以勉之

羽二重說壽猪飼翁

京之帛曰羽二重者最貴蓋以其精且緻舉而眡之如重鳥羽二也夫重鳥羽二似薄也卷而約之可握也而鍼難入也線難勝也其色純摸之無類衣之無斷而摺而疊之痕不移也非如錦之彩可悅也非如綺與縠之歲新其文而可狎服也而用之朝會用之享覲非此莫以成禮自王侯公卿皆服焉而造醬若醢者求其精必以此漉焉其品貴且中用如此而唯京產焉吾嘗觀志京師人物物產者題曰京羽二重蓋取意於此云余因此思京師人物美矣盛矣有如錦者矣有如綺與縠者矣而至燧此帛而無愧

者誰乎以吾所聞則其猪飼翁乎翁之學精而約瑩而無
瑕不驚其辯而鑽之彌堅不炫其文以悅人目而足以厭
其心其行厚其節有常人不敢狎而亦不能舍而佗求其
猶羽二重歟淪而雪之不存渣與滓其猶其漉物歟京不
可無此人也獨惜其未爲王公用耳而已老矣今七十矣
吾作此說壽之夫羽二重之精者服之無斃亦不比他帛
之易敗而王公一穿之輒斥之以更新者未究其用也則
未盡其壽也不爲其用又不遭其斥而自保此壽所以可
賀或曰翁非產於京者饒使翁非產於京而成學於京猶
羽二重之取絲於東而製諸京也吾鄙人也學於鄙而居
於京猶河內木綿歟其粗且朴固不可供王公之服也而
或足以充民之用而其壽亦可冀耶斯視諸錦綺縠翁將
孰取也吾併以質之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牧晦文吉名字說

延岡牧文吉學文於余頗有才而慤如有深念者蓋其本
姓白石氏家世業醫祿於國大母牧氏絕乃父以父遺囑
出次子爲之後小字文吉而請余定名字余曰父之所命
不可不存夫文者人之可貴者也而有以吉焉有以凶焉
記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文欲其著耳烏乎惡乎文
之著凶之道也故晦之之爲貴在易明夷衷離而襲坤其
象曰利艱貞夫子贊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晦其明也內
難而能正其志吾將名汝曰晦自古有文無行剛傲忤物
以賈凶者多矣如禰衡謝靈運王勃之徒皆是是非古所

謂文也、藝也、以藝言、方技亦文耳、如秦越人華佗、以其文之太著、以凶其身、皆不知晦其明也、孫思邈有言曰、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夫圓且大者、陽也、文也、小且方者、陰也、晦之也、使裒文而不晦之、處易猶不可、况處艱乎、故不可不晦、晦也、汝以其一身、成其父祖之志、與其戚之衰、可謂艱矣、艱而貞、柔順以晦之、可以利濟汝事、汝學文於余、余不憂汝之不文、願汝之有以副乃父之望也、故名汝曰晦、晦者、文所以吉也、

中川祿郎名字說

江薩摩村有中川生、生之在母腹也、其大父指於腹曰、是必男也、吾名之曰祿、既生、果男矣、呼小字祿郎、及壯、數更其名字、無適定也、謁余定之、余曰、不有定之於未生者乎、而誰敢聞焉、古諺曰、天不生無食之民、民之受生於天、天輒與之祿、士庶人有士庶人之祿、公侯大夫有公侯大夫之祿、自儋石以至十萬百萬之封、而極於全、有海宇、皆天定之也、不可加損尺寸、故曰天祿、不知祿之由於天也、而營營然務增益之、蹙其髓、竭其神、甚則相奪以術、以危其身、與家國、而終於無益者、皆是、自天視之、笑其愚久矣、而

天下不悟也特束於法而止耳不悟者極矣而法不足以束之矣則天下亂於是人之雄且傑者爭起河其血山其骸攘其寸取其尺而胥以斃者十每七八非天錫之勇智天之大祿不可倖而有亦可以見也故自有天下以至經一國理一家餽一人之口各修其道以保其天祿而天下治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周孔之教及我先哲王歷代英主之所訓不出於此學學此而已禮樂文此而已而子之祖以此名子於未生未生也而命以祿非以訓祿之素定焉耶名之定猶祿之定也名定矣而更求之猶祿定而務益之也不可子之祖修其道以貽子之祿子又修子之道

以貽子之子孫之祿祿豈有既哉祿郎悅請書其言其鄉宜麥麥吾所嗜因欲以麥爲謝余咲曰昔陳壽索米於丁廩之子曰當爲乃翁立佳傳而不與焉壽無其祿也吾不求而得子之麥吾有其祿也天也烏乎不受受而書此

跋世張夢卷

一部廿二史孰非夢者而世張必以半宵枕上所見爲夢作詩作画以紀之未爲巨眼也夢中有人喫炒豆而談吾聞徠翁雅言天下愉快事莫若喫炒豆罵古人翁聲華意氣籠罩一世而自今觀之不異夢中語彼一夢也此一夢也己丑念九日識于石街瞰江亭酒閒

書子常詩卷

子常爲僕族弟乃父下帷授徒於鄉而渠乃跣跣不羈不月屈首受書獨癖好篆雕持此汗漫不歸己而從僕于此與僕同輩行特以年齒相懸事僕甚謹僕不必強之咿唔徐導其竅而納其約乃自折節讀書始大愧悔自謂不學辱宗且弄鐵所潤業賤不敢稱賴氏權稱外家姓而在僕塾二年矢口爲詩涉筆作文雖時有蹠駁要之才性快利皆有可觀因命略整頓數十首乞政於同社諸君諸君願斧削鼓舞之庶幾終於我家添一讀書種子而僕亦不負乃父也如其鐵筆則與僕所業同一雕蟲餽口耳古人慎

一介取予苟取可取自食其力賣卜補鍋亦足高視一世
不可取而取則騎大馬擁鎗戟揚揚歸鄉有識亦唾不顧
也諸君以為如何

此詩見於山陽先生遺稿卷一第...
其意謂...
...

跋獨立真蹟卷

獨立禪師真蹟卷淡州福良浦慈眼寺所藏也余初以獨
立為善書而已閱書畫譜曰戴笠曼公者乃其未削髮時
姓名也然猶以書家遇之及觀此卷不覺正襟起敬嗚呼
曼公烈丈夫豈可徒書家目之哉彼視九州腥羶不能一
日居跼海而來遁逃方外其自號天閒獨立蓋表志焉耳
此詩依秋興韻以寄孤憤者忠慨義氣溢詞翰間余視明
季士大夫自負材藝而靦顏立虜朝名位烜赫者比比恨
不使一日此詩當神沮魄褫矣相傳曼公善醫最長痘科
昔人以子璋血髑髏句足驅瘡鬼余謂此詩亦可驅痘鬼

不必須其刀圭也。寺主某上人寄示索跋書此返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書頤素堂詩鈔後' and '五言古詩辭家別家之什']

書頤素堂詩鈔後

五言古詩辭家別家之什最見天真爛熳類蔣藏園而無其摹古有跡之病五言律以古體行之純任天機不見排比之痕近似施愚山而跌宕奇逸七言律則格律嚴整其警拔處往往似趙甌北而不學其使才太過絕句以神韻勝不墮俚俗頗得黃石牧張船山之佳處其奩體悱惻芬芳閒出入錦囊玉溪閒者頗繼吳梅村之遺響蓋世所喜傳在此余以為是少年戲作耳余所愛其詠史古樂府律詩竝格法奇變貼題淡切可躡嚴海珊至於石鼓華嚴鐘羅漢圖等數長篇學沈宗伯之深厚典瞻而不做袁太史

之浮蕩放逸，蓋鍊卿先生雖其生勉能於諸前輩，取長捨短，居然成一家風骨，加以數年當優執旗鼓，追馳竝驅，無疑矣。彼中人目中必先有先後生之別，不敢橫為抑揚，軒輊不若余從海外縱觀恣評，為得公論也。雖然是蓋緒餘耳，觀其所著清嘉錄，紀吳中風俗，考據淵博，敘寫得體，而其意在救漓復淳，是知鍊卿才識可用，世徒喋喋評其文詞，蓋非其所樂也。

書新田楠菊池足利今川書卷後

一井氏為新田支屬，從舉義百戰，及敗潛伏湖濱，其家零落，獨存一婦人，挈其舊物來住京師，依善歌者賀茂、李鷹、李鷹延，余觀其家，絜蠶，無論刀劍鎧冑，新田兄弟及楠氏父子以下，往復文簡，紛披堆積，無有條理，余因攜門生就其家，整釐之，略得就緒，又為作目錄，使無散佚，其家德之欲謝以物，余乃欲請新田楠二公書，新田公書皆所謂感狀，在一井氏不可少一紙者，故請得舉義時檄，里見族一書，署元弘三年五月朔日，新田小太郎英氣，勃勃千載如生，楠公書較工，用墨豐肥，為以自鈔一行曆法，借示一井

氏之書當時鞍馬倥傯乃草思此等英雄真不可測也又
菊池武敏自舉功狀請舟田義昌薦書皆忠義之蹟裝潢
藏家以資敬仰云近有獲西海田原氏家傳文書來示者
中有足利高氏指揮半紙書報和直義討直冬事書頗軟
媚可人蓋姦雄書也又有今川了俊感狀亦為半紙語辭
太倨當時足利功臣凌轢諸族者可想余請得此二者綴
于卷尾每展視唾罵一番亦足快也

一丸之泥削成蒼玉非封乎關維用磨墨陶民如是範以
乃德亂代盾鼻草檄討賊

澄泥研銘為木屐子簡

一丸之泥削成蒼玉非封乎關維用磨墨陶民如是範以
乃德亂代盾鼻草檄討賊

畫像自贊二首

躬偃仰一室而心關百代之失得弗恤己鹽齏而憂人家
國文章滿腹不濟乎饑曲尺直尋則所不為噫是何物迂
拙男兒乎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哉

此膝不屈於諸侯聊答故君之德此眼竭之群籍不虛先
人之囑此脚侍母輿二躋芳山五蹕大湖十上下瀟灣而
未曾踵朱頓之門此口不能飮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援黔

